

李弟一著名  
涌秋

社會小說

廣陵潮

全冊集四

震亞上書局

版

雀然至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四版

小社會廣陵潮 第四集 全冊

定價大洋四角

著作者 李 涵 秋  
校訂者 李 警 衆  
發行者 朱 振 芬  
印刷者 震 亞 書 局

分發行所  
新 民 圖 書 局

上海白克路大通路

總發行所  
亞 書 局

▲第三十一回

求薦舉兒子贈餘桃

避喧囂夫君歌折柳

▲第三十二回

卜書貞替人吃醋

林雨生拚命戒烟

▲第三十三回

一往情深離筵爭進酒

百無聊賴歡宴獨愁眠

▲第三十四回

春生雪地幽室結同心

義薄雲天空門驚祝髮

▲第三十五回

重黃金喬夫檻鳳

疑日璧浪子杯蛇

▲第三十六回

家庭戾氣蓄志殺親娘

世界奇聞喪心告妻父

▲第三十七回

風定江平登輪驚銃手

霜寒夜永擁被話刀頭

▲第三十八回

臚言風聽詬諱起家庭

斷髮文身悽惶游島國

▲第三十九回

萬樹梅花新舊黨

一江榆莢去來船

▲第四十回

意外緣驚魂沈水底

心上事吉識出山中

小說會

# 廣陵潮(四集)

(江都李涵秋著)

## 第三十一回

求薦舉兒子贈餘桃  
避喧囂夫君歌折柳

當這風瀟雨晦的時辰。茶籠不溫。孤琴無語。忽然來了一個知心好友。促膝快談。看去也不過是尋常應酬。然而總要算得是世界上一件賞心樂事的了。用筆大開雲鱗。春風滿面。笑嘻嘻的立在書房簾前。等候果見進來了一個少年。前面還有一個書僮持着一柄明角小燈。一閃一閃走上台階。那少年看見雲鱗。不覺大笑道。雲大哥。你想得咱好苦呀。咱訪你不止一次了。不圖也有今日。雲鱗再仔細一看。可不正是那個極討人厭的富玉鸞。用折筆大合。鸞在書中也算是一得討厭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古人豈欺我哉。不禁倒退了兩步。依他的主意便放下臉來。轟他出去。可不想玉鸞早跨入書房裏。向雲鱗深深一揖。雲鱗到此也就沒法。只勉強周旋。也還了一揖。彼此坐下。這個當兒却好黃大媽捧着一碗茶進來。猛然見了富

玉鸞十分詫異似的老望着不走。玉鸞笑對黃大媽道：「媽，你也認識我麼？」  
若不是假裝着你家少爺的同學朋友，怕你這會子還不放我進來呢？說罷又撫掌大笑。以一見雲麟爲快是好玉鸞。雲麟冷笑道：「足下可也要算是多情的了。但兄弟性情却甚孤僻，自蒙見訪之後，至今總還不會去拜望。千萬祈見恕，則個……他們兩人正在這裏攀談，黃大媽早跑進去告訴秦氏及三姑娘去了。不知淑儀聽見如何富玉

鸞又笑道：「咱們是自家好弟兄，原不用客氣，但也須常常相見便好。」雲麟道：「見也好，不見也好，這却沒有甚麼打緊。」雲麟說畢，却又不肯開口，只管冷冷的坐着。玉鸞又搭訕道：「伯母想還不曾安寢，咱理合進去拜見，便煩大哥引導……」雲麟暗念：「你這姓富的還不算促狹，你定然知道我那儀妹妹在裏面，又想借此進去混一混，真是有趣的事兒。須知我却不能答應呢。」這一層文字想到此便忙接口道：「家母晚間睡得甚早，決不敢勞動大駕。」玉鸞道：「論理呢時候也不早了，便是拜見也不恭敬。改一天再來罷，但咱有一句放肆的話，咱們是一見如

故以後說話便不應。再用繁文末節，要好雲麟道：兄弟却是生性如此。何等決裂！玉鸞道：可又來咱雖然與大哥同年，却比大哥小得三個月份。我稱大哥便是大哥。大哥稱我便是老弟。這才親暱，不用只管兄弟。兄弟的到反覺得生疏了。雲麟道：足下便生疏着兄弟也不妨。兄弟却還是要稱兄弟的。妙絕看也。一月、管合攏來一個只管漾開去神情。玉鸞道：總在早晚咱備一席水酒，專誠請大哥賞個臉。兄大哥若是推辭，便是瞧咱不起。雲麟道：兄弟最不喜歡赴人家的宴會，宵可就個瞧足，卜不起的罪名，到還使得……兩人說來說去，一個却熱如火炭，一個未免冷若寒冰。可謂格格不能相入了。那富玉鸞却毫不在意，偏生有一搭沒一搭的尋着話來逗雲麟談笑。玉鸞可愛，後來又漸漸談到詩文上。雲麟更自不理，暗念你這紈袴子弟，肚腹裏除懷着些勢位利慾，怎麼還來學着風雅？可不將人牙齒要笑掉呢！於是最越發不同他多話。兩個小眼皮兒轉朦朧的，要望卜睡，接連打了幾個呵欠，正在無聊偏生有黃大媽湊趣，又在裏面捧出四個小碟兒，裝着滿滿的。

茶食。雲麟認得那茶食正是他姨娘今日早間帶過來的。偏生認得猜定了必不是我母親的主意。偏生猜定定是姨娘叫他送來防着他這愛增挨餓。若是我一個人坐到此刻他再也不會送茶食出來給我的。如此設想可憐雲麟此時由羨生妒由妒生恨一陣心酸止不住那眼淚要流出來索性跳起身子向自家床上背臉而睡。可憐玉鸞此時再也猜不出雲麟是何用意看他像是有甚麼重大心事一般。若說他是有心奚落我咱同他還是初會又不曾有甚得罪他的去處。誰知他已卽算他性情疏冷究竟何至如此乖張莫非他拮据境況凡百難言若果如此咱情願傾囊相贈只是他不告訴咱如何敢先開口呢。這又不是該叫他生氣了。玉鸞想到此處也就愴然不樂。痴兒心事委婉曲折使我一讀一擊節轉挨坐到雲麟床邊上一手握着雲麟的手深深款款逗他談心任是雲麟鐵石心腸也就不能不爲他鎔化只得也勉強酬答了幾句。玉鸞在身上摸出一個桃核大的金表一看見時候已不甚早便立起身說道好大哥大哥更加一好你凡事總要看得開。

些像你這樣鬱鬱不樂很不像咱們這般少年人的舉動。你若是悶着儘管到咱那裏去坐咱此刻怕母親懸望不能陪你久談了。雲麟點了點頭便將玉鸞送出門外送過之後剛才跨入中庭早見三姑娘盈盈的笑出來說道好呀你們弟兄倆很親熱談得這好一會工夫此刻雨住了我還深愁着半夜三更的玉鸞身上怕受了涼偏是輕憊密愛雲麟何堪雲麟也不開口早走入自己房裏去了且說富玉鸞前回遇見的那個林雨生本是蘇州元和縣人氏也曾略讀過幾部四書五經到了二十歲外別的本領却還沒有學就天生成的會吸鴉片烟初次學着玩要便能將烟燒成長條兒直湊着斗門子他能一口氣吸得一絲不剩別人也就竭力稱讚他是個鴉片烟隊裏能手他後來也就漸漸自負起來日夜吸着開心不到三個月那芙蓉城裏已早替他挂了一個名兒後來娶了親他丈人家姓巴却是蘇州鄉下一個土財主因爲愛看林雨生生得清秀又寫得一筆好字便把女兒嫁給他嫁過來之後粧奩到也不下三五千金林

雨生非常快活便也不出去尋覓事業那鴉片烟更吸得利害了每天至少抽要燒得三兩五兩又怕他妻子巴氏抱怨便左勸右勸也將巴氏勸得上癮誰管齊下越發熱鬧吸烟的人還有一種妙訣就是一個懶字是生成第二種天性整年整月他兩條腿幾乎不能下床坐吃山空不到四年那所有的積蓄早已隨着烟槍化陣寒烟而去言下懷然後來便時時逼着他妻子巴氏奔得回去向丈人那裏挪借他丈人是辛苦起家一錢如命如何容得他們賢夫婦誅求無厭後來被逼得急了便覓了一個利害不過的刀筆先生在元和縣裏遞了一張呈子暗中還花費了許多金銀不與骨肉而贈官吏想見此老心肝買得署裏上上下下替他運動硬將林雨生辦成一個驅逐出境的罪名夫婦沒法只得跑到揚州投奔他一個遠族哥子林大華是在運司衙門裏抄謄公事的一位朋友林大華也是窮得要命可謂六親同運沒有法子分些案牘拿回來給他抄寫他的雙手祇有功夫拿槍那裏還有功夫拿筆他到也好便又轉交給別人替他抄他在內裏轉

廣陵編

摸幾文使用。既不能儉又不能勤如此而欲不爲林雨生也豈可得哉？後來因爲將公事抄錯了一件，幾乎帶累林大華革了卯名，只打了二百手心。林大華氣不過，自此再也不理他們夫婦。後來林雨生不知又怎麼樣東跑西跑，在釐金籌餉上敷衍了幾年，到一處再也不會長久。三五十天便回來了。日月忽忽在揚州已是住了十年。叙述林雨生往事，事簡而不略。

雨生無他病只坐一懶字而已 日前打聽得他那遠族哥子林大華在南京制台衙門裏做繕校。生他思量這也是一件榮耀的事，便裁了一張黃紙條兒，寫得清清白白貼在大門外面。富玉鸞笑他實官祇有繕校生三個大字，那裏知道便連這三個大字還是別人家的實官呢。說出來可發一笑 這一天自從遇見富玉鸞之後，喜從天降，便想恃爲奧援，在女子便算個不貞，在男人也算是個無賴。一面便思倚之終身百計請託萬種詔諛 送過玉鸞，出門笑嘻嘻的跑入屋裏，覺得眉毛都有些要笑起來。奇 語他有一個孩兒，小名叫做穩子，祇得十二歲，渾身一絲不挂。一見林雨生，便哭着嚷着要飯吃。寫得淒涼，不能爲父便不合 生子吾爲天下貧人一哭。

雨生偷眼向鍋竈上一瞧，見冷堊殘灰，滿滿的祇貯了一鍋清水，剩得那一個。

木釜上面。厚厚的積了五分深淺的塵土。如畫貧居是爲雨生罵道不憐而罵死不了的奴才。既如他死，又有此等可憐兒女哉？嗚呼我不忍言。昨天晚上還吃的麵餅。今日不過才是午後到又餓了。昨晚麵餅直至今日午後都不該餓。彼處肥肉而飽脣梁者其亦知世間又向着他那位女人問道：時候果是不早了。你也該去將那青菜皮兒熬一鍋湯度過今日再說。巴氏此時正躺在床上說道：我何嘗不知道只是那一條褲子被你穿出去會客叫我怎樣下床難不成光着屁股跑出跑進雨生也笑起來說不錯不錯我到忘了等我來脫給你穿於是走至他女人床邊將他女人身上蓋的一條被硬帮帮的抗起來倚在門後……看官且住這句話又要累着看官疑心了怎生一條被硬帮帮的抗起來倚在門後呢？內中却有一個緣故不替他申明饒着諸君聰明決不會明白原來林雨生夫婦二人此時渾身上下祇剩有四十一個指頭那裏還會有被巴氏因為褲子脫下交給雨生會客覺得兒子在面前看着不甚雅相便自己抗了一扇板門掩着身體只把個頭露在外面吸煙所以雨生將褲子交還他。

便順手將這扇門抗過一旁。幸虧林雨生是穿的一件長衫兒，不蹠起腿來。大約還不至露出破綻。他便一倒頭向那張齷齪鋪上一睡，將那鴨蛋壳兒做的烟燈罩子，妙絕輕輕拈起來，剔了一剔，燈煤舉着，槍又呼呼的燒起來了。巴氏下床被穩子鬧不過，先伸手將亂蓬蓬的茅草頭髮略爲理得一理。水晶簾下看梳頭想此詩當日斯人而詠要想尋覓一文給穩子去買燒餅，可憐東張西望再也找不出來。後來沒法，只好將他平時捲頭髮的那根紅扎纏上，墜的一個銅錢解得下來遞給穩子。那穩子才歡天喜地拿着跑了。雨生將烟瘾過足，便將適才會見富玉鸞的事告訴巴氏。說難得這姓富的尋到我們門上來，敢怕不是今年要交好運了？我不去求他，還求誰？雨生說得高興，又將烟盒子裏烟挑出來，攬些烟灰，連吃了兩口。巴氏笑道：「你今日的烟怎麼越發吃得多了？」過一會又該派我吃灰，虧你很心。雨生笑道：「不錯，不錯，你快上來吃一口罷。」這蛤蜊壳子裏烟膏已沒有多少了。寫窮人吸煙景況便活巴氏又道：「既這樣說，你也該快去見一見這富少。」

爺雨生道有理。我停一會便去。剛說着話，已有些烟迷懵騰地，漸閉上眼睛。睡去了。寫懶字，寫到十分蓋有烟癡者雖刻劃。巴氏見他四仰八叉，不禁有些好笑，便用烟槍戳他。被他鬧醒，掉轉身子，又睡。色慾亦懶，欲不減種，豈可得哉？神態巴氏吃了烟，也有些模模糊糊。夫妻二人睡得好不暢快，便連那青菜皮兒熬湯，也無心去料理。後來還因爲穩子一文買了一個小燒餅，剛蹲在地下嚼吃，又被那個餓貓搶了一口。不幸而爲林雨生家之貓，哀哉！穩子哭起來，夫婦這才驚醒。已是將近黃昏，雨生也不幸而爲林雨生家之貓，哀哉！可知其懶還是雨生想著求人薦事，是件重及前去訪富玉鸞，接連幾日都是如此。大事情發了一個，很有一天，將巴氏身上那條褲子借穿起來，恭恭敬敬來拜訪富玉鸞。你想富公館，況當乎爲之一笑？那些管家眼睛裏，看得起這樣懶人物，早賞給他滿臉唾沫，都是不屑替他通報。雨生沒法，只得又走回去。如此已非一次，遷延了有一個多月，秋風漸起，衣葛生涼。雨生夫婦真個打熬不住。然除却富玉鸞這條門路，却是無法可想。又苦被那些管家攔着，弄得個。

廣陵潮

侯門似海。雨生真急了。同巴氏商議，要攔輿遞裏起來，打算整日睡在富玉鸞門首一俟。玉鸞出門便行上去招呼，想那些管家任是神通廣大，再也不至阻撓着我了。主意已定，便真個挾了一床破蓆子，一把缺嘴的磁茶壺，其餘便是他那副烟具，緊緊隨身，又不敢公然靠着門首左近，怕被那些管家看見，倒好出來驅逐。只遠遠的在照牆後面青草堆裏藏著，每日便由巴氏蓬頭赤足，攜着穩子送點殘粥給他度活，就順便在雨生蓆子上過癮，真是鶴衣百結，瑟縮可憐。事有湊巧，這一天有己牌時分，雨生正同他兒了立在照牆之下，忽見富公館屏門大開，飛也似的抬出一頂藍呢大轎，前後僕從紛紛簇擁，雨生遇着這個絕好機會，更不怠慢，一手拉着穩子徑鑽入轎子，當裏緊緊拖着，有轎杠。拚命狂喊，可笑得始則將轎子裏的人吃了一嚇，繼而看見這種乞丐模樣人，物不由勃然大怒，先伸出五指拍的一聲，打得雨生臉上起了個霹靂，更提着那嚦嚦驚聲喝道：好大膽的奴才！左右替咱將這廝吊起捆在門房裏聽候發落。

落。讀者至此定然已猜出其人這個當兒走上幾個如狼似虎的惡僕。拳腳交施內中有認得。

雨生的更是生氣很命將雨生按倒在地不按猶可這一按早將那個小林雨生露得出來引得衆人一個哈哈大笑許多婢女都掩面啐起來原來轎中不是別人正是玉鸞的母親卜書貞卜書貞到此也是一笑說咱們趕快走罷雨生被這一頓打見那穩子也被人踢倒在一旁哀哀的哭不禁傷心起來席地大哭此時圍了一大堆閒看的人說你這廝也不會生眼睛你爲何向這一位富太太面前放肆起來了這位太太威武着呢他老人家出門我們左鄰右舍若是大刺刺的坐着不立起來他還要拿個名帖兒送我們到縣裏去挨板子做閩人的鄰舍也不容易何況周氏乃欲攀龍附鳳認起姻親周氏乃欲攀龍附鳳認起姻親何況你不穿褲子有意來戲弄他老人家他老人家輕饒了你還算是你造化不然沒褲子的人挨板子更是容易到是他的那位少爺爲人很好剛說到此內中有人嚷起來說你們看富少爺不是出來了飛舞雨生果然看見玉鸞金裝玉裹被一羣家人捧着出來想見驕貴門前有人拉著一匹高頭大

馬鞍轡都是簇新的。玉鸞正待攀鞍上馬，猛見人叢裏圍着一個人，便是前次誤走到他家裏那個姓林的。笑問了一聲說：「這廝怎麼又鬧到咱們公館來了？」此時早有家人將適才太太惱着他的話告訴了一遍。玉鸞聽着便老大有些不忍，且不上馬轉趕過來笑道：「林先生別來無恙，何不請到咱寓裏去坐坐？」雨生此時見玉鸞春風滿面，笑容可掬，暗想誰說不是要到少爺公館裏來的呢？不是爲着此事到不至於捱打了？想到此不禁放聲大哭，撲通跪在玉鸞面前。他兒子也就跟着跪下。玉鸞笑道：「這是爲甚麼呢？快請起來，你可是來尋咱的？」少爺明見萬里，今日因爲舍親那裏辦喜事，趕着去道賀，却不及奉陪。都妙穿插處你先回去，明天再到咱這裏來咱們談談。又說道：「這孩子想是令郎生得怪好的，怎樣躡踢到這步田地？說着便回頭望着家人道：「你們將這孩子帶去替他收拾。」家人答應了一聲，便有人將穩子帶過一旁。林雨生還想同玉鸞說幾句話，那些家人將眼一眨，早將雨生磕撞得好幾步遠。可憐簇擁着玉鸞上馬。

廣

懷

潮

飛的走了。此等處主人都似爲家奴所用而相沿成習並不自覺殊可怪歎原來林雨生淒風苦雨之天正伍晉芳錦簇花團之日事不齊榮枯各別勘破幻夢覺入世爲煩用提綱挈領筆法却好寫出一冷一暖世事不齊榮枯各別勘破幻夢覺入世爲煩卜書貞前一夜便將小翠子打扮得如花似玉命人將公館裏現成的轎子揀出一乘四角上也紮成四個紅綵綵兒用芸香濃濃熏着又替他製了四季衣服並賞給他兩付金耳環四支金簪子卜書貞畢竟多情小翠子感激自不必說無人之時卜書貞逗着他笑道姑娘咱記得你當年說的不許你們老爺親近第二個人他如今連你已有三個人了姑娘你心裏覺得怎麼樣呢可喜咱虧你那時候忍心下得毒手飛快的刀子敢望肚皮上刺姑娘今日想起來也該發笑小翠子聽見這話羞得臉上通紅一言不發少小風狂成習慣最難老大若爲情往事重提難乎其爲小翠子矣卜書貞又笑道好姑娘你也怪可憐的將來你過去各事總還該要留點心兒卜書貞口吻咱瞧着那邊兩位也不是好講話的內中尤以那位女先生利害外面看着他似乎娇弱弱的怕他肚腹裏很有點道理呢此書卜書貞多不滿意朱二小姐一個粗豪一個清純性情不能相投故也小翠子嘆道太太可憐我如今已是墮落。